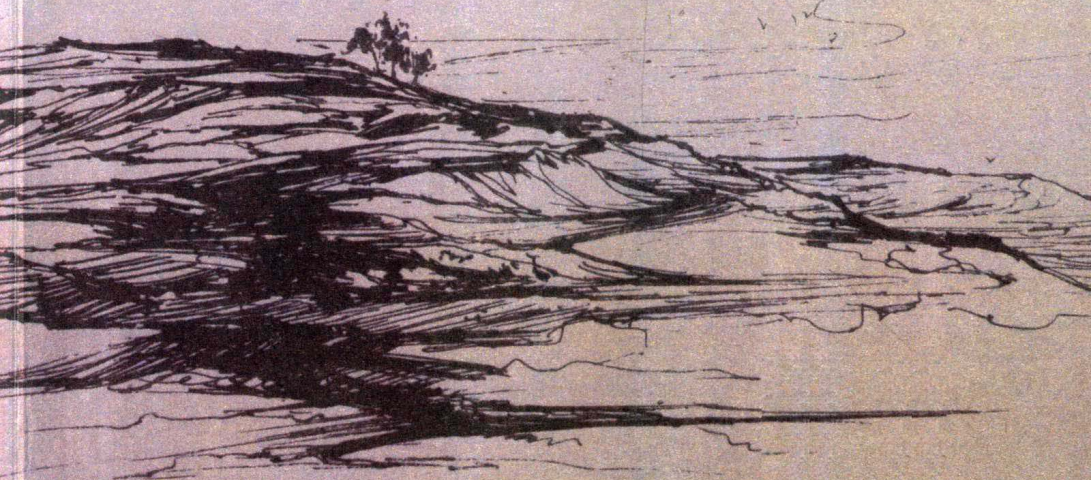


吴天皇帝敕

杨卫东

著



杨卫东 著

昊天白皇敕

有頔题

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花城出版社
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吴天皇敕 / 杨卫东著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
2015. 2

ISBN 978-7-5360-7438-5

I. ①吴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28404号

书名题字: 谢有顺

封面插画: 顾 爽

章扉题字: 杨卫东

人物摄影: 赵卫民

出 版 人: 詹秀敏

策划编辑: 田 瑛

责任编辑: 李倩倩

技术编辑: 陈诗泳

装帧设计: 李咏瑶

书 名 吴天皇敕

HAOTIAN HUANGCHI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
印 张 21.25 4插页

字 数 250,000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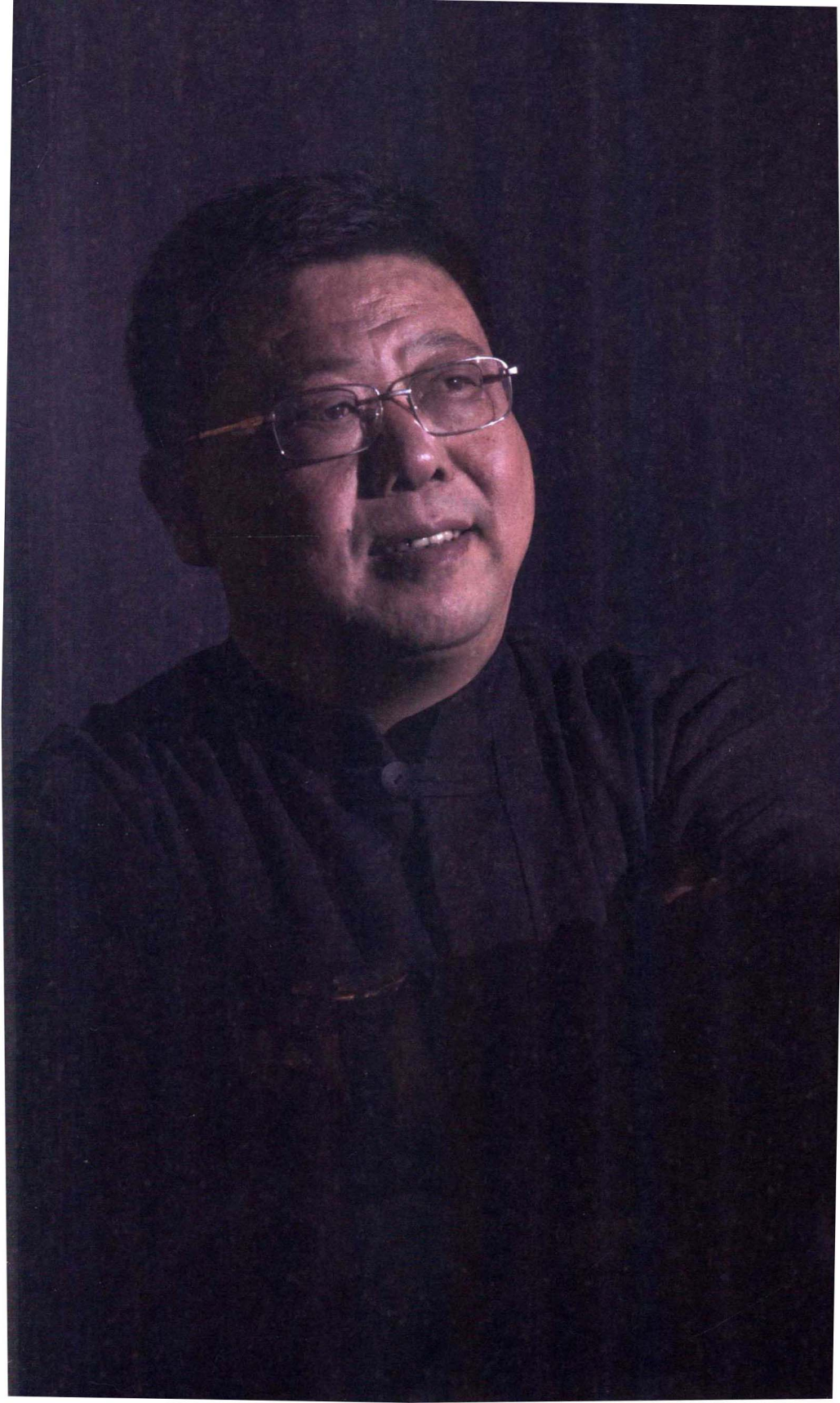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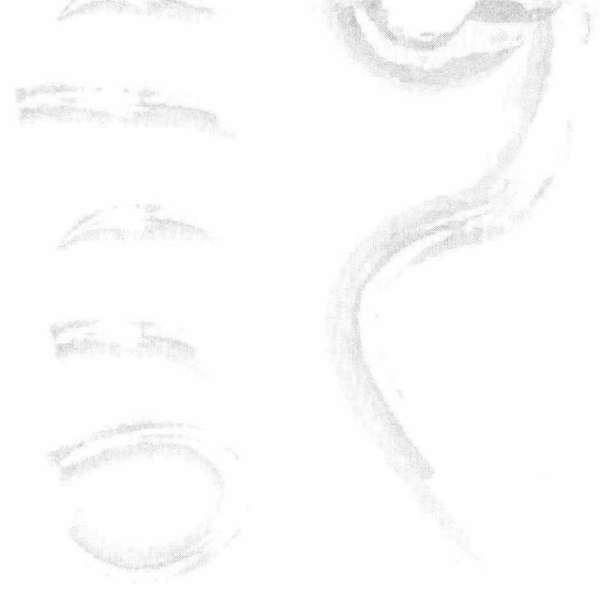
购书热线: 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

作者简介：

杨卫东，又名若谷，笔名福来，号溪山，男，1966年生，山西乡宁人，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，1983年11月入伍，1986年军校毕业后分配至太谷270医院，赴云南老山参战，一年后又就读于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组织人事系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五届，1996年调入广州军区，2000年转业从商，有中篇小说《疼痛的乱弹》、《昊天皇敕》、《白云青云》等，短篇小说《呀子把式》，散文《苍颜》及诗歌《七月七的晚上》若干作品在《花城》、《作家》、《青年文学》、《边疆文学》、《延河》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、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等刊物发表和转载，中篇小说《昊天皇敕》选入花城年选系列《2014中国中篇小说年选》。现居广州。



终有一天

家族神龛里会设上我的位置

但注定我必头顶叛逆之名

——
题记

序

杨卫东是山西人，当兵，写作，经商，皆有不凡的成就。他生活尽可能简单，做事也举重若轻，唯独对于写作，有一份特有的郑重之情。他热爱写作，每一部作品写好，都先发给朋友们看，听各种意见，在这一点上，他似乎并不自信。我倒觉得他是一个天生的作家。我和他同居一城，三五天见一次，听他谈起老家风情，讲述儿时故事，忆及军营生活，在爽朗的笑声里，往往夹着细节，带着口吻，是一个精彩的叙事者，令人难忘。而我印象更深的，是常常受感于他言辞中所透出的善意，他对世情与人物的理解，宽容，有分寸，洞彻人心，又饱含悲悯——而这，分明是一个好作家才有的情怀。

读了他的小说之后才明白，这是一个有精神原点的人。这个原点，简单地讲，就是故乡与军营。一个是少年生活，一个是青春经验，它们共同构成了杨卫东最重要的人生记忆。多年以前，他从这个原点出发，经历各种人生抉择，生活上是越走越远，但他始终不忘来处，不断用写作的方式重返那个精神原乡，去找寻那个在风中行走的乡村少年，同时也见证那份不乏沉重的青春。

确实，最好的文学，都是有精神根据地的；最好的写作，本质上就是回家。

杨卫东的小说集《吴天皇敕》，从内心层面而言，就是一本回家之书。它由五个中篇组成，《火烧云》、《吴天皇敕》、《疼痛的乱弹》讲的是乡村里的事，《荣耀》、《白云青云》讲的是部队里的事，都关乎作者成长的那个精神原点。那些潜藏在作者内心深处的经验、记忆与细节，本来更适合写成真实逼人的散文，但杨卫东却用小说的形式，把记忆推远，让经验沉下来，以平静、隐忍的口吻，来完成那一次次的精神返乡。他的小说中，有时也隐藏着压抑不住的悲伤与痛楚，但更多的还是那种无法释怀的怅然之情。杨卫东触碰到的，是自己内心中最为柔软的部分，关于故乡的人与事，那些凄美的断片，还有那些青年时代的情感记忆，在小说中来回闪现，而他作为观察者，一边怀想，一边省思。他不仅想为记忆塑形，更是要为内心中最难忘的人物、最珍贵的情义作传，他的写作，是有根的，有体温的，更有一种决心，似乎要通过写作，把自己从那些苦痛的记忆里拯救出来。

杨卫东小说中，最令我难忘的人物，是《吴天皇敕》中的根旺与《火烧云》中的启生。他们都只是一个孩子，孤独，懵懂，内心炽热，藏着秘密却无人分享，他们在大地上行走，因为无邪，反而知道真相。面对根旺和启生，不知杨卫东是一种怎样的情感，我是常常回想起自己的童年，觉得自己就是他笔下的根旺和启生。孩子的内心是幽深而隐秘的，孩子的眼光，成了作者打量世界的独特视角，这一视角的建立，使得叙事可以在现实与想象中自由穿行，尤其是叙事中飞翔起来的那部分，构成了小说的内

面，它如同一道精神的潜流，激荡在小说之中。

这是一种沉默的声音，可无论时代怎么喧嚣，革命的口号如何轰鸣，杨卫东总是尽力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发出属于他自己的声音，这些声音，哪怕微弱到只有自己能听见，但它从内心发出，是灵魂的独白，是一切公共话语无法剿灭的小小的角落，所以能有效守护一个人、尤其是孩子的快乐与忧伤。有了这种多声音的维度，我们便无法一眼看清杨卫东的小说，他的小说，具有多义性和复杂性。尤其是根旺和启生的冥想、独处、神游，就像是从时代的大潮中后退，退回到自己那个小小的想象世界，他们说话，奔跑，做梦，忍受饥饿的折磨，被周围的人忽视，和神灵或阴魂对话，他们魂游象外，命若琴弦，内心却敏感、脆弱、丰富。他们的存在，如此渺小、孤立，又是如此坚韧、倔强；他们是真正的大地之子，在一切苦难和欢乐中绽放原始的生命。

我很喜欢这种有痛感的人物，在这样的人物身上，世界是有角度的，也是另一种形状的。甚至，这样的写作，不仅是在复现一个世界，而是在创造一个世界。

并不是每一部小说都有自己的角度的。尤其是乡土题材的小说，普遍都在写实，都在写苦难如何舔干了那一张张生动的脸，沉重的现实之下，已无从想象任何超越性的事物。但杨卫东的《吴天皇敕》、《火烧云》、《疼痛的乱弹》等小说，对此做了微妙的抗辩。他力图写出喧哗中的安静，苦难中的温暖，溃败中的坚持，在黯淡中找寻生活的亮光，这是小说家的态度，也是一种独特的叙事角度。当杨卫东不愿按常态理解生活的时候，生活就会敞开另一种可能性，尤其是当内心的某个隙缝被撬动后，往

往会有一种生命的自在释放出来，正如启生（《火烧云》）遥望天空或玉秫地，赵广泰（《昊天皇敕》）坐在窑门前晒太阳或者闭眼冥思时，外面的一切喧嚣、苦痛都退去了，那一刻，他们体验到的就是生命的沉醉。这是杨卫东小说中最动人的段落，因为这个时刻的人是有灵魂的，也是有力量的。一个作家，如果能找到让人物灵魂悲喜的理由，他的作品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就能冲破现实的束缚，升腾起精神的火焰，进而照亮整部作品。《火烧云》中启生的阿姐，就是一个着墨不多，但有光芒、有冲击力的人物，她的眼神与表情都令人心碎，她的身上，挺立着一种无法摧毁、无法扑灭的生命意志，一种在大地上生生不息的精神。而启生的娘，安静、坚忍中也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，那种压抑的自由，悲怆的爱，不仅没有压垮一个人，反而让一个乡村女子站立在天地间，磊落、奔放地活着。甚至，《疼痛的乱弹》中表哥的歌声，也暗含着一种自由的气息。

“歌声清澈乖巧，自然吸引了我们。……表哥唱着的时候，纤瘦的小手像只可爱的小鸟一样在自己腿侧弹弄着，见我们看他，声音马上低了下来，渐渐就没有了声息，弹弄着的小手也停了下来，一点一点地摸索着移到自己的身后藏了起来。”表哥的羞怯，憨笑，躲闪的眼神，是一种生命的本然，是各样苦难、罪恶都无法遮掩住的人生本色，正因为有了这些亮色，杨卫东才通过他们，成功地向我们讲述了另一种乡村生活。

我特别受感于启生眼中的娘的形象。“娘安详的脸如一轮光洁的圆月，随歌而升。很久以前，娘正是带着如此安详的神情，将启生抱入怀中，站在院外的土崩上，仰头望月。四周很静，静得他都可以听到月光在娘脸上爬行的声音。启生眼里挂着泪花，平静地打着抽泣儿，望着月像望

着娘的脸。”一个何等纯粹、童稚的心灵，才能听到“月光在娘脸上爬行的声音”啊，启生望着星空与月亮，望着娘的脸，那时心中充盈的，就是一种本能的爱，也是一种救赎的爱。而我想说的是，这些爱的语言，看似都是碎片，但它们却是人物经历了种种苦难之后一点点积攒下来的，感人至深。在《吴天皇敕》里，是赵广泰对老寡妇五娘娘，根旺对吴秀红，吴秀红对王忠，是赵广泰口中那声温暖的祷告，“吴天皇敕”；在《火烧云》里，是阿姐对元哥，是娘对老四伯；在《疼痛的乱弹》里，是冯天娥对李强活；在《荣耀》里，是倪健对杜荷；在《白云青云》里，是吴一、马克、于子健之间的生死情谊。爱永远在经受折磨，但它柔韧有力，不会折断。“我仰望朗月，眼里却是光华一片，那轮晶莹的圆月，渐渐幻化成两张清纯的脸庞，他们徐徐向我飘近，竟与我近在咫尺，触手可及”（《疼痛的乱弹》），这样的描写，喻示的是两颗心的靠近，彼此相拥，互相取暖，他们历经苦痛，走到了一起，既是为生命的存在作证，也是在为爱而挥洒内心那份热烈，并甘愿为爱受难。

这就是杨卫东所创造的生命世界，也是他个人的温暖记忆，借由回忆，他重识了自己生命旅程中的各种人与事，又通过书写，在文字里祭奠了他们。哲学家基尔凯戈尔说，“回忆就是想象力”，杨卫东的回忆与想象，为自己的乡村生活与青春记忆写下了悲伤的一页，同时又用一种受难的爱宽慰了那些伤痛的心。他也是大地之子，他有权写作。

谢有顺

2015年1月16日于广州

目录

contents

序 ◎ 谢有顺 / 001

昊天皇敕 / 001

疼痛的乱弹 / 063

荣耀 / 125

火烧云 / 189

白云青云 / 261

后记 趋近孤独 / 321

皇天皇帝

铿锵嘹亮的歌声刚从大槐树上的喇叭里飞出来，响彻在蛮岭东坡上空时，根旺就来到了庙院坪子里。他专心打扮过自己，穿了一身城里人常穿的蓝色中山服，叠过的衣线笔直而清晰，脸也洗得很彻底，连头发都是湿漉漉的。跟闲常土样子比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

今天是清明，更重要的是，今天是圪垛村拆庙动工仪式的日子。和往年一样，一到这个节气，岭上的山桃花业已盛开，满眼烂漫，村里的杏花也开了，一村子的醇香。但对根旺来说，今年的清明节来得过快，时间好像从他身体上轧过来，咣当一下就掉进了这一天的晨光里。

显然，拆庙运动更受人关切，坪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。

根旺愣头愣脑地来到庙门前，想进庙院里看看，多少有点与这座老堂道别的意味，却被两名知青伸手拦住了。这时候他才发现，所有知青队员都统一身草绿色军装，戴着袖标，扎着武装带，连胸前的像章也都一模一样，他们表情严肃，直挺挺地站着。根旺对庙院里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在里面耍过多少次了。曾听父亲讲过，村里的庙院原先叫“五郎庙”，五郎神供在庙院大殿正中间，一只手已不知去向，模样威武凶煞，两边那些张牙舞爪的小泥神是护法使者。父亲不止一次说过，庙院原本是赵家祠堂，好几百年前，赵家祖上出了一位贡士，一次省亲时发现迁到圪垛村里的户姓多了，便将本家祠堂改作了庙院，好让村里

人都有个供香敬神的去处。据说整整花了十五年的光景，才形成现有的规模。村里人在庙院里立了一块碑，想把贡士爷的高功硕德镌载在上面，被贡士爷拒绝，转而又亲自提供了四幅花里胡哨但有些神秘的图案，让石匠刻在了碑上。

庙院突然间变成了禁地，这让少年一时有些落寞，他的目光通过门甬，在庙院里扫射了一番，远远看见东北角那块石碑被红布包裹着，系了一朵大红花。碑前竖着一把大锤，锤头崭新，锤把上也系了一朵红花，比石碑上那朵小了许多。

这次拆庙仪式阵势不小，县革委会一位王姓副主任要来参加，还要亲自破土。不知道谁想出一个奇招，要以砸碑的方式来代表破土，听说这个奇招让蛮岭公社周书记拍案叫绝，说王副主任这一锤下去，一定能砸碎一个旧世界，砸出一个新世界！

根旺将目光从庙院里撤出来，讳莫如深地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去了一旁的书坊院，他要跟花杆队会合。为了这次拆庙，金娃从知青队那里学会了打花杆，随后在村校里成立了花杆队，就等着今天露脸。知青队队长王忠很看重花杆队的表演，专门把节目安排在王副主任开锤砸碑之后。昨天花杆队在庙院里最后一次排练时，他一再叮咛金娃，要注意衔接，领导落锤之后，鞭炮会立马响起，同时喇叭里也会响起音乐，这时候花杆队就要开始表演，只有这样的节奏，才会将此次拆庙动工仪式推向高潮。

走进教室，根旺看见学生娃都穿上了过年时的新衣服，金娃的头发梳得跟谁舔过似的。他发现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，他明白他们眼里的意思，他穿的这身衣服是女教员吴秀红昨天给的，说是她一个亲戚

家娃过年时穿过的，还新着，让他今天表演花杆时穿上。这多少会让他们眼红，尤其是金娃，一脸不屑里跳跃着浓烈的妒火。他没有理会这些，他在想吴秀红，她忧伤而温暖的神情不时在他的思想里掠过，昨天给他衣服时，她说身体不舒服，想回城里看看。前两天在书坊院他的确见她一只手捂着自己的嘴，慌慌张张地跑向宿舍窑后夹巷里，哇哇地呕吐了一阵子。但根旺心里还是怪怪的，觉得吴老师此次回城更多的原委是有意要躲开拆庙动工仪式。

扩音喇叭里传来驴娃子队长呜里哇啦的吆喝声，金娃紧赶领着花杆队去了坪子里。坪子里已经聚满了人，主席台上坐着四个人。中间坐的那个长着一张胖嘟嘟的脸，嘴唇厚而发紫，稀疏的头发盘绕着脑壳子，掩饰着光秃秃的头盖，不用说他就是县革委会王副主任，其余三人是公社周书记、圪垛村生产队队长驴娃子和知青队队长王忠。片刻后，驴娃子宣布拆庙动工仪式开始——他竟然撇起了洋腔，用东跑西闯了无方寸的普通话介绍主席台成员。

大会第一项照常是批斗四类分子，这次押上来的依旧是碾子堡村的马六蛋，他的老地主父亲马登武去年病下，硬是没扛过霜降。之后公社里召开的几次全社大会，弟兄六个靠抓阄来定夺谁去受罪。马六蛋特别倒霉，几乎每次都是他中招。押马六蛋的是两个知青，他们过于认真，将马六蛋的胳膊反扭的同时，竟然还使劲向后拖着马六蛋的头发，马六蛋显得格外痛苦，嘴唇干燥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子。根旺记得，去年年初公社召开的什么大会上，老地主马登武被押上来后还不时对台下的群众做鬼脸，但是今天，根旺不再觉得这样有多好玩。不知什么时候人群变得异常安静，根